

蕉月

楔子

這是一個發生在旗山的故事。有故事的地方，大抵得有幾個特色。它得依山傍水，河流蘊含生機，山色萌生想像。地貌得有起伏，故事才有發展的空間。其次，它得身世複雜，它的典故要眾說紛紜，它的傳說要瑰奇多彩，歷史要有交會，故事才有發展的脈絡。再者，它得立體，它得在廣袤平坦的地圖上，有那麼點就算靠著踮腳尖也要比其他地方高出一點的特色，故事才能有「話說那個」的落腳處。最重要的是，它得有不一樣的人。倒不是說牲畜不能成為故事的主角，擬人化的動物在哪裡都成得了故事，不必擠到旗山這小地方來。但也就因為旗山地方小，幾個不一樣的人，就足以讓旗山的故事，好看起來。

最早最早，至少早在找得到文字紀錄的時候，旗山其實不叫旗山，而是番薯寮。有人說是因為很久以前有位老婆婆在這裡賣番薯簽給來往行旅充飢，也有人說是因為最早移墾的漢人在這裡種番薯之故。你瞧，番薯是老婆婆賣的還是漢人種的，身世就可以有不同的開端，多麼迷人。

不過，這則故事沒打算從那麼遠古開始說起。故事開始時，旗山已經被日本人改名為旗山，據稱就是因為東北方的旗尾山，山形狀似「蛟龍旗」之故。隸屬於當時高雄州的旗山郡，下轄有內門、田寮、美濃、六龜等數庄，用現代化的語言來說，旗山就是它左右鄰庄間的行政中心。而長期以來，幾個山裡面的村庄要將柴木、樟腦往外轉運，不論經由陸路或是水路，都得在旗山歇腳，遇到趕集的日子，竹排上的貨物從楠梓仙溪的渡口上岸，還得輪番排隊才行。因為郡役所在此，商業中心在此，旗山街蓋了一排兩層樓的台灣牌樓厝，這讓它在一片平房和田野間，踮起了腳尖，立體起來了。

那牌樓厝，也不是憑空蓋起來的。旗山原來的鄉街在天后宮後方的中山路，日本人因為運糖需要而建設的旗山火車站，則在中山路底，串連了新舊市集的「本通」中山路，自然就成了有錢人較勁的場域。起厝吧！蓋出會讓鄉下人大開眼界的屋宇。如果旗山本來還有什麼鄉巴佬的模樣，這一排十九棟洋樓一落成，就讓旗山出得廳堂，可以擠身城市的行列了。

好了，好的「故事背景」該有的幾個元素都講齊了，那人呢？你問道，讓旗山的故事不同凡響的主人翁，怎麼還不見登場？咱們先把話說在前頭了，這故事可是要說個好幾世代，你若是心焦的讀者，何不現在就把書闔上？至於那個在你身後響起的「叩達叩達」的聲音，你也就別在意了，那不過是這故事的第一位女主角踩著高跟鞋登場而已。

第一部 公學校

一、

旗山人始終無法理解，穿高跟鞋要怎麼走路？他們從來也搞不清楚，靜子到底有多少衣服？不過旗山人都公認，每天早上看著腳踩高跟鞋、身穿洋裝的靜子從官舍走到小學校，那一路就是旗山最美麗的風光。

「山田小姐，早。」

「去學校啊？山田小姐。」

對大家的招呼，靜子總是微笑以對。她其實是個沒有架子的人，但沒有人會直呼她「靜子」，因為山田靜子是一位日本小姐，一位日本官小姐。

按照旗山人的標準，廿歲的靜子，其實是位老小姐了。廿歲的靜子還沒有出嫁，全因為她是山田竹治的女兒。山田竹治是旗山第一公學校、也就是原來番薯寮公學校的創校校長，現在是旗山郡役所的郡守。既然山田竹治是旗山的天，天上唯一的星星又有誰敢摘？

不過，要說山田靜子是一位日本官小姐，這話也不全然正確。靜子是山田郡守領養的女兒，雖然父母不詳，但她被遺棄在官舍門前時已經幾個月大了。所以旗山人對靜子又有那麼點親切感，她雖然是日本官養大的，但骨子裡還是個台灣囡仔。

被遺棄的靜子很可憐。被領養的靜子，卻是最幸運的。要聊起郡守對靜子的寵愛，任何一個旗山人都可以說上半年不嫌累。靜子想要讀書，她就成了公學校第一位女學生；靜子想要教書，她又成了小學校第一位女老師；靜子喜歡看書，官舍裡就有一整面書牆（打掃的清嬪非常害怕那面牆，她總說那些書萬一倒下來會壓死她）；靜子喜歡聽音樂，旗山人不懂「黑撒拉」（オペラ; opera）有什麼好聽的，但夜裡經過官舍前，他們總是會慢下腳步來聽兩句，然後覺得自己變得比較高尚。靜子就是旗山人的時尚雜誌，是他們眺望世界的窗口，靜子臉上抹的、身上穿的、手裡拎的、腳上踩的，都是坐大船來的。

大船是會冒煙的，曾經去過高雄港的茂叔這樣說，而楠梓仙溪裡運貨的竹排，還得靠人力。「那高跟鞋見過的世面比我們還多」，這話雖然傷害旗山人的自尊，卻是不爭的事實。

蕃薯寮尋常高等小學校一共有十四位教員，除了教授漢文科的教員外，其餘都是日本內地人。山田先生安排靜子到學校教書時，日本政府以敕令第廿號公布的《台灣公立學校規則》，要求學校加開裁縫及家事科目，校方原本希望由靜子小姐負責這個課程。先不提大小姐靜子不懂裁縫、不諳家事的事實，就算她能教導這些科目，她也不願意。靜子小姐胸腔裡是有抱負的，男教員能夠教的，她就沒道理不能勝任。於是，郡守拍了拍學校長的肩膀，學校長拍了拍算術教諭的肩膀，大家都配合之後，靜子就一肩扛起算術科目的教學。

靜子喜歡教書，她認為這是回報「幸運」的方法。靜子自己清楚，如果不是歐多桑的收養，就算她可以長大成人，也絕對無法像現在這樣成為有見地的自主女性。

雖然身為山田竹治唯一的子嗣，但靜子和其他台灣囡仔也有接觸。山田創立番薯寮公學校時，就沒把想要讀書的靜子送到專收日本人的小學校，而是將她帶進公學校就近照顧，也就是說，靜子接受初等教育時，同儕都是台灣囡仔，而且都是查埔囡仔。這些同儕不僅讓靜子知道官舍外的人過的是另一種生活，她也知道他們的姐姐妹妹，那些台灣查某囡仔們，可能一輩子都進不了學校大門。

二、

這天，秋色忽然翻過玉山山脈，開闢放出那被關了大半年的旗山的涼意。一早，公設市場臨街面的幾個攤商看見靜子小姐穿著紫藤色的長袖毛線衣時，不禁有些頭痛，他們擔心家中的糟糠妻會吵著說，自己也缺件紫藤色的上衣。當然，她們不會說是「紫藤色」，而是說成「紅菜色」。

紫藤色的上衣跨過校門對面的鳥居後，緩步邁入校門，靜子小姐頰上的一抹酡紅，和她頭上亮黃色的髮夾好相襯。上課前在操場嬉鬧的孩子看見她，趕緊立正站好，朝著她傻傻地笑。那跟他們看到其他教員的反應是不一樣的，他們立正站好時，或許是因為害怕其他教員，但山田教員是孩子們的女神，她那麼漂亮、懂的事又那麼多，她和孩子們在生活中的女人都不一樣，孩子們又想親近她，又覺得在她面前手足無措，只好立正，對著她傻笑。

靜子走進辦公室，看見她的辦公桌上有一個用錦巾包著的方盒子。她把盒子推到一旁，顯然沒有打開的意願。

辦公室另一頭，中野寅太郎失望地坐了下來，盒子裡裝的是他好不容易買到的絲巾，靜子一定會喜歡的，說不定她還會因為天氣才剛轉涼就收到這個禮物，而更加歡喜呢！只是她怎麼不打開呢？中野正在煩惱要不要過去「提醒」靜子時，學校長走進辦公室，要求大家都到操場集合，準備出發去遠足。中野只得把話吞

回肚子，跟著靜子的背影，往操場走去。

這學期的遠足地點，是學校長特意安排的。由於實業教育一直是日本對台灣教育政策的重要方針，所以學校長每學期都依照這個方向，替高年級的遠足活動安排不同的參觀行程。上學期參觀糖廠，這學期就安排製作樟腦的腦寮。旗山地區的腦寮有一千多個腦灶，其中有不少集中在樟樹遍布的甲仙埔，校方安排了幾艘竹排，要將高年級的師生往楠梓仙溪的上游載去。

到了渡船口，靜子才聽學校長提起，今天的遠足也邀請了旗山第一公學校的師生同行。暑假期間，她說服了溪州半廓仔的郭家和柯家讓孩子入學，因此能夠看到溪州的學生，她覺得特別開心。沒多久，兩位教員帶領的十來位學生沿河岸快步走來，壓隊的則是一位靜子沒見過的新教員。

「靜子，過來，來跟我一起坐。」三浦惠美子把被學生們包圍著的山田靜子拉了過來，要她坐上旗山師生的那艘竹排。靜子算了算，自己的學生都有教員陪同上船，而且船程也不會太久，她這才大方地跟著三浦上了船。

溪水悠悠，山色重重，即便有照顧學生的重任，教員們仍能放鬆心情，享受出遊的暢意。靜子和惠美子坐在船的這一頭，另外兩位旗山的教員則在那頭，擠在中間的學生們嘰嘰喳喳地，蓋住了竹排兩頭的談話聲。靜子詢問惠美子關於旗山第一公學校的事務，惠美子卻只想聊私事，頻頻探聽中野寅太郎又有什麼追求靜子的新花招。靜子的表情忽而高傲、忽而不屑，但話頭一轉，又擺出莞爾的笑意，一種女人罕見的自信，讓她笑談風月，睥睨天地。看得竹排另一頭的林川平，目不轉睛。

其實船行不久，靜子就發現船尾的男人直盯著自己看，那人方頭大耳的，雙目深邃，像是黝黑的面容上鑿了兩口井似的，靜子費了好大的功夫，才不被那兩口井吸去。她不著痕跡地，先問了惠美子同行的另一位教員，然後才看似順道地問起方頭大耳的男人。

「他是林川平，教漢文的。」惠美子回答得有點不在意。

「漢文……所以他是本島人……」不知怎麼地，靜子在心裡嘀咕了一聲。後來惠美子再問她什麼，她都意興闌珊。

所謂腦寮，既是製造樟腦膏的工棚，也是腦丁們的宿舍。由於腦丁們必須逐樟林和水源而居，這一處的樟樹伐盡後，就得換一處另起爐灶，所以興建腦寮時不會做長遠的打算，工棚蓋得很簡陋，宿舍也往往衛生條件欠佳。這次安排的參觀地點，共有幾十處腦寮，座落在山林間。腦長為兩所公學校的師生進行解說沒

多久，孩子們耐不住好奇，各自往不同的腦寮探去，教員們只得跟在孩子們後頭，步入不同的腦寮，大團體忽然間就分散成好幾個小團體。

靜子嫌腦寮裡頭髒，她待了一會兒，就退到外頭，站在一棵大樟樹下。孩子們捉迷藏似地在幾個腦寮間跑來跑去，是該斥責他們兩句，要他們好好學習才是，但靜子自己都覺得工棚外較舒適，也就放任學生嬉遊了。

「那個林川平……」靜子遠遠看見他在腦寮中蹲下身子，和腦丁們聊得挺愉快的，不免想起惠美子說的話，「教漢文的」。靜子也有其他朋友是本島人，例如學校裡教漢文的教員們。對靜子來說，身分根本不重要，她也不覺得本島人和內地人有什麼差異。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她心裡就是隱隱覺得，要是林川平不是本島人，會不會比較好？至於為什麼會比較好，她又說不出個頭緒。

林川平倒是有點頭緒，他在竹排上就注意到靜子的模樣。當時他聽到郭大明和柯水福私語著，說多虧這位女老師勸說他們的父母，他們才有機會上學。兩人在竹排上指指點點的，想親自道謝，又沒有勇氣直接站到她面前。

既然這會兒靜子一個人待著，林川平便趁機拉著兩個孩子也來到樟樹下，要他們跟靜子致意。孩子們上了幾個月的公學校，或許還不知道教育能夠帶給他們什麼影響？能夠如何改變他們的命運？但光是可以短暫逃開農務勞動，可以使用比鋤頭鏟刀輕上許多的毛筆，可以每天有新的成長而不是周而復始靠天吃飯，他們已經隱隱然感覺到上學是件好事。讓好事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人，自然就是靜子。

郭大明和柯水福靦腆地站在山田靜子面前，半天說不出一句話。靜子看著林川平，不知道眼下是怎麼回事。林川平用溫柔但堅定的語氣告訴孩子：「前兩天不是才學過嗎？『尊長前 聲要低 低不聞 卻非宜』，你們忘了嗎？」

孩子們相互看了看，郭大明顯然是不敢出頭的，他用手肘推了推柯水福，把發言權交了出去。水福把背在身後的雙手，挪到身體兩側，然後鞠了個九十度的躬，大明連忙照著做。水福抬起頭來，謝謝靜子給他們讀書的機會。靜子問了句：「你們喜歡上學嗎？」兩個人都用力點著頭，彷彿慢了一步會減損他們對學校的熱愛一樣。靜子歡喜地鼓勵了他們兩句，兩個孩子像是得到什麼榮譽似地，昂揚離去。

「你把孩子們教得很好。」看著學生的背影，靜子稱道。

這話對林川平很受用，教書是他喜歡的工作。他微笑說著：「是孩子們懂事。對了，還沒自我介紹呢！我叫林川平。」說完，他還大方地右手伸到靜子面前。

靜子握住了那碩大的手掌，發現兩人的膚色差好多。「我叫靜子，山田靜子。」

「山田……」林川平的手，忽然放開了力道。他像被潑了盆冷水一樣，既然她是在專門收日本學童的小學校任教，當然就是內地人啊！他心裡一邊嘀咕著，

一邊客氣地把手收了回來，氣氛變得尷尬。

「山田小姐，山田小姐。」遠遠有人喊著，林川平和靜子同時轉頭，只見中野寅太郎邊跑邊喊，「山田小姐，學校長要大家集合了。」

中野來到靜子面前時，她本想介紹同事給林川平，但中野彷彿完全沒看到林川平一樣，硬是把自己隔在靜子和林川平之間，「快走吧，準備回學校去。」中野將手一伸，像是為靜子指路，卻也阻擋了她與林川平道別的機會，她只能順著林道往下坡方向走去。

林川平怔忡地看著他們漸行漸遠的背影，直到孩子們圍靠過來。他跟郭大明打聽：「那位日本女老師為什麼要幫忙你們？」結果回話的人是柯水福：「我聽阿嬤說，她的多桑是創立公學校的人，她幫忙找更多學生來唸書啦。」

林川平快速回想，上學期結束前，好像有個大官到公學校來演講，是姓山田沒錯，他隱約記得這位山田先生就是公學校的創辦人。山田什麼呢？有種話到嘴邊就是竄不出口的感覺。

他把頭甩一甩，「山田竹治」四個字忽然閃過，如果山田靜子是山田竹治的女兒，那麼，她便是旗山郡守的女兒！林川平回想她在竹筏上巧兮倩兮、顧盼自得的模樣，頓時有種恍然，女孩家的自信是用家世撐起來的。林川平擁著孩子們往河邊走去，他在心裡用力告訴自己，靜子不過就是有錢有地位而已，至於為什麼要那麼用力說服自己？他恐怕也不明白。

三、

從甲仙埔回公學校的路上，林川平忽然放開手的那種感覺，靜子一直忘不掉，她隱約覺得，讓林川平放手的關鍵是她的名字。過去，靜子很以自己的地位為傲，她不像其他內地人時不時就會欺負本島人，但內地人就是優於本島人，這一點她倒是清楚的。不然整個旗山郡出賣勞力的，怎麼會都是本島人呢？

一回到小學校，這些沒有人可以回答的問題就被靜子放下了，她幫下午班的低年級上了堂算術，改了些考卷，準備明天的課程，沒多久就到了送走孩子的時間。放學後，從小學校走回官舍，路上又碰到許多和她如常寒暄的人。「山田小姐，下課了啊？」「山田小姐，回家了喔。」明明是同樣的問候，怎麼聽在耳裡，和之前的招呼完全不一樣了？原本應該是客氣中帶有親切感的問候，這時聽來卻頗有距離，好似本島人對「尊長」的一種禮貌，一種不得不然。

這就又讓靜子想起了林川平。公學校學生不多，靜子估計應該只有林川平一位漢文教員。能夠跟內地人一起教書，他應該很感激才對，至少她知道好幾位本

島教員逢年過節總是會將台灣的糕餅點心送到她家去。一直身在世界的中心，靜子習慣眾星拱月，那種被放開手的感覺直悶在她的心頭，無法排解。就算林川平不知道靜子的身分，不認得她是全旗山人都捧著的公主，在任何一個內地人面前，他也不應該這樣放肆啊！這樣一想，靜子倒是有些生氣了。虧得自己還誇他會教學生，誰料他連最簡單的禮貌都不懂。想著想著，已經走到官舍前，她推開大門時，還嘟著嘴呢！

難得的是，歐多桑居然已經回家了，他站在放了蓄音機的櫃子前，一邊挑著曲盤，一邊說著：「今天清嬸做了手捏糰子，妳先休息一下，待會就可以吃晚飯了。」

因為半天沒聽見靜子應聲，山田竹治轉過身來，這才看到靜子一臉不高興樣。山田將艾爾加拉奏的《愛の贊美》曲盤放上蓄音機，等著小提琴音嫋嫋，然後他坐在慣常坐的竹椅上，要靜子坐到身邊來。

「是不是遠足太累了？怎麼一臉不開心呢？」山田並不是擔憂，他知道全旗山沒有人敢欺負自己的寶貝，他只是太在乎靜子，隨時將她的喜悲放在心上。

「沒什麼啦，只是遇到一個沒有禮貌的人，有點生氣而已。」在山田聽來，靜子的語氣不太像生氣，反倒有點嘔氣、賭氣的感覺。「怎麼回事？說給歐多桑聽聽，」山田盯著靜子，「是哪個沒長眼的惹了妳？」

靜子差點就開口抱怨林川平，就像過去她每次受到委屈一樣，但父親那副要幫她出氣的樣子，反倒讓她冷靜下來。靜子心裡閃過一個說不清的念頭，好像不想讓父親對林川平有壞印象。

「我最喜歡手捏糰子了，歐多桑，我去換件寬鬆的衣服，才能夠多吃一點。」靜子說完，轉身就進房間，留下山田的問題，沒有人回答。

山田面對突如其來的靜默，心裡一沈，不禁想起靜子出現的那個夏天。

那時山田竹治剛從日本來到當時還稱蕃薯寮的旗山，不知道是南國的烈陽，還是異國的風土，山田總覺得自己和旗山格格不入。只是，船程要三日才能返回的故鄉下關，只剩下妻子的骨灰盒，為了離開那個傷心地，他只好把異鄉當成新的故鄉。

山田竹治除了求學時短暫旅居過東京，其餘時間都住在下關。一八九五年簽訂馬關條約的春帆樓，離他的老家不遠，妻子婚前曾在春帆樓當女侍，因此餐廳一旁的赤間神宮成了他們最常約會的地方。妻子生病、辭世，差不多是甲午戰爭末期，打敗大清國的勝利光輝很快就被喪妻之痛掩蓋，山田很是低落了一陣子。

恩師伊澤修二知道他的情況，就拉著他一起到台灣。當時，伊澤修二已經被任命為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他野心勃勃，要在那塊他以為是文化荒漠的土地上，遍植大和魂，因此需要很多子弟，一起在台灣各地努力。

山田竹治不算是有野心的人，命運卻把在蕃薯寮創立公學校的重責大任交給他。在伊澤修二的藍圖中，蕃薯寮公學校治下至少要有十個分校，所以山田的任務不是「從無到有」，而是「從無到十」。更有甚者，當時他面對的蕃薯寮可能不是「無」，而是個「負數」，日本對台灣的治理尚未穩定，本島人對日本教育十分排斥。恩師的託付不知何時能夠完成，自己又要如何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安家，一切都讓他煩心不已。

山田還記得那一晚，他放的曲盤也是艾爾加拉奏的《愛の贊美》。他先是聽到曲盤多了些雜音，本來以為是曲盤被刮壞了。再仔細一聽，發現雜音不是從蓄音機傳出來的，他循著雜音而去，想著是小貓或小狗被困在哪裡而發出嚎聲。他推開客廳和玄關間的木門，跨過庭院，聲音愈來愈清楚了，也愈來愈不清楚，嚎哭的對象好像快要沒力氣了。山田沒時間去分辨那是什麼樣的哭聲，如果他當時稍微慢下腳步、思考一下，或許他打開大門時，不至於會嚇了那麼一大跳。

一個被紅布巾包著的嬰仔，斜倚在門柱旁，正用那微弱的哭聲，對世界發出震耳的抗議。

山田記得靜子有一次問他，為什麼要將她取名為「靜子」，當時山田說了個甜蜜的謊話，「歐多桑希望妳的生活平靜無憂」，不過真正的原因是靜子小時候真的太愛哭了。山田一方面設法找出將女嬰仔放在官舍門口的人，同時還要麻煩當時幫忙打掃、煮食的六斤嬭照顧孩子。還好六斤嬭的媳婦剛坐完月子，靜子就是靠她的奶水養大的。或許是因為知道找尋親生父母的事毫無頭緒，靜子除了喝奶、睡覺外，臉上總是掛著淚，嚎啕大哭不多，但無聲之泣不絕。用本島人的話來說，是個「歹飼」的孩子。其實是心疼嬰孩的哭聲，山田竹治領養她時，特意取名為「靜子」，希望她安靜下來，不要再為孤苦無依而哭泣。

說也奇怪，被山田竹治領養後，靜子慢慢變成了一個愛笑的孩子，無論誰逗弄她，她都笑得樂呵呵。後來學講話，還只會咿咿呀呀時，她就很有主見。會說的語詞多了，就開始編一些沒有邏輯的故事。等到入學後，她每天都會把學校裡的見聞說給歐多桑聽。回想起來，山田幾乎是在靜子的童言童語到少女情懷到小女人的心思這樣一路下來，有了一個家，他不再是當年那個隻身來台的喪妻者，旗山家裡的人聲，讓他重新定錨，生活得到了莫大的撫慰。

只是，一路都安靜不下來的靜子，今晚不說話了。她故意轉開話題的模樣

太明顯了，愈是不能說、不願說的事，愈是有內情。山田竹治一直盼著女兒長大，他可以招婿入贅，生一堆孫兒孫女，讓這個家更熱鬧。只是女孩子家終於到了有秘密的年齡，他第一個感覺竟然是失落，好像胸口還是脾胃哪裡不對勁，連呼吸都不順暢了。接著，他開始想像那個讓靜子懷上了秘密的傢伙，想著想著，竟莫名的生氣了起來……